

朴素的学前教育

□张成磊

那一年，为了让我读高中，母亲让我的四姐休了学。四姐不愿意，母亲说：“你弟弟是个男孩，得让他读完高中，再接着考大学。”

秋风习习的九月，我就去离家十八里的镇上读高中了。母亲要父亲送我。

父亲推出了他金贵的“大金鹿”自行车，我心里窃喜，以为这次可以坐车去了。谁知，父亲只把我上学用的行李绑在了车后座上，然后和我一起步行。十八里山路啊，有“大金鹿”不骑步行走，自己找累啊？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说：“咱步行走，有些呱可以路上拉拉。”

拉呱？我这才知道父亲送我的用意：他要利用送的时机好好教育我。

果然，一出村，父亲就开始“拉呱”了。

先是问我：“你四姐学习怎么样？”我说：“她比我好。”父亲说：“那为什么不让她接着上学呢？”我说：“咱家里穷，供不起两个学生。”父亲叹息一声：“你也知道这个啊。”然后说：“你可要好好读书啊。不要辜负了家人对你的期望。”

然后父亲又讲了他的苦难过去：他一辈子没读过书，不识字，一辈子只能在黄土里刨食，勒紧腰带省吃俭用过日子……苦难讲过，话锋一转，又说起俺村的王响亮。

王响亮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俺村里出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分到城里做了公务员。他的老爹以子为贵，由村里原来谁也瞧不起的邋遢汉变成了人人仰慕的人，就连主任见到了他，也老远笑着打招呼。

父亲说：“王响亮的爹现在是倍有精神，就是因为他儿子考上了大学。你也得考上大学，让我也荣耀荣耀。到时候我到你爷爷坟前放几挂响鞭，咱也好好响亮响亮。”

有时候，一个人读没读书，确实可以决定他的觉悟和素质。父亲大字不识一个，所以读书最终的目的就是光宗耀祖，就是人前显贵。

我那时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对父亲的小农思想很是不屑。我说：“读书不是为了光宗耀祖，是为了储备知识，报效国家为社会做贡献。”

父亲有点蒙，不知道报效和贡献是什么意思，但他却知道王响亮

就是一个把书读好了的榜样，我就得跟他学，就得做那样的人：“要不，你读那个书干什么？谈什么报效祖国为社会做贡献？”

十八里山路走了一个多小时，一路上父亲不厌其烦把王响亮和他对读书的个人认知对我讲了不少十八遍。我接受着父亲的教育，生怕承担不起光宗耀祖的期望，竟然惶惶不安起来。

到了校门口，父亲再次叮嘱：“从现在开始，你要好好读书。学习王响亮，考上大学。”我茫然地点点头。

父亲临走的时候，突然转身说：“咱家虽穷，但你不要舍不得吃。缺什么尽管跟我说！”一路的教育没打动我，可是，这两句话却让我瞬间泪流满面。

现在，我回老家和父亲聊起几十年前的那次学前教育，八十多岁的父亲一边掰着苞米一边说：“我一辈子不识字，说不出别的大道理，只能拿王响亮来激励你。”

风轻轻地吹，云缓缓地散，父亲的话像阳光下的苞米一样朴素真实。

儿子，我们一起飞

□凌寒

坐在孩子大学校园的图书馆前，我才渐渐明白了此行送孩子入学的意义。

送孩子入学，忙碌的爱人也放下工作回来，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没有去考虑为什么。当然，现在很多家庭不必考虑经济问题。不像以前，为了给父母省近百元的路费，从未出过远门胆小的我咬咬牙，一个人背着大包，怀着“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怆独自踏上火车。也不是像媒体批评的那样，我们溺爱孩子或者孩子低能，他一个人来学校应该没有问题，而且，如果连购买生活用品这样的事情他都对付不来，以后如何一个人面对大学生活？

一路奔波，安顿好宿舍后已十分劳累，但我坚持在校园里四处走走，看看。食堂、超市、学院大楼、图书馆，这些孩子以后经常来到的地方，都亲自走一遍。这样他说起每天的活动，我的脑海里就会浮出相应的画面：图书馆高大宽敞，进门右边有一个别致的小咖啡馆，可以一边看书一边喝咖啡；学院大楼临近图书馆，几座楼房相连，不熟悉很容易迷路，楼前不远处草坪上矗立着学校的校训；校园如此之大，步行是不可能的，孩子出来必须坐校内的2号线小公交车。

来的路上看到一篇文章《允许父母最后一次把你当孩子》，很喜欢其中一段话：这次送你来，不是为了帮你什么，而是为了跟你做一个仪式感的告别。从此，我们互不相欠，你在学校为你的未来打拼，我回家乡为我的余生努力。

说实话，对于孩子开学，我有点急不可待。为了孩子高考，高三一年，我几乎把自己的事情都放置一边，一大堆事情要做，只等着他开学才能全力以赴。也明白，孩子大了，终要面对自己的人生，父母再依依不舍，也要放手让他自己去飞。但即便如此，最后转身时还是忍不住眼睛一湿，只好低头快步离开，心里自嘲，自己终究也过不了伤感这一关。

这几天各大学陆续开学，到处是相关的话题。有一篇文章在朋友圈转发，题目是：宝贝，盼你飞，又怕你飞。说面对孩子即将离开，天下的父母都拥有同样矛盾的心情。新生群里，好多家长分享孩子离开后如何心里空荡荡没有着落。甚至高中群里很多父母就把太多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心里很不以为然，父母为什么总是那个遥望孩子背影落寞的形象？为什么要怕孩子飞？

孩子有孩子的人生，我们有我们的世界。回来路上，终于可以安静阅读喜欢的书籍，开始安排自己的科研和写作计划。当我的作品发表科研成果时，我要让儿子交上他大学里的满意答卷。

儿子，你张开翅膀，去属于你的天空飞翔，我希望，我不是在你的身后远远凝望，而是在你的身旁，我也是飞翔的姿态。

开学记

投稿邮箱：
qwbxz@163.com



那些遥远的回忆

□蔡如葛

下田设的。

当走到一个很小的村子时，突然蹿出来一只汪汪叫的大黄狗。怕狗咬，我绕道田间小路，转了好大一圈。抬头望梁山，像是就在眼前了，可是，又走了很长时间，仍未到达目的地。此时，我已倍感疲乏，且饥肠辘辘。坐在路旁，把带的煎饼咸菜一扫而光。

天过中午，才来到梁山根下。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山！兴奋劲儿让我忘记了疲劳，一口气自西向东穿越了风山村，爬上吕垭口，其北是拔地而起的龟山，其南是绵延起伏的凤凰山，它像展翅欲飞的凤凰。

下来垭口奔后集，后集东边垓垓村的教堂即梁山中学所在地。

我累得一瘸一拐地进了学校。年轻的男教员热情接待来自各地的新生，指导我们报到，安排住宿。

我的宿舍是教堂里的大礼堂，睡木板床，全屋住了四五十个同学。

正式上课前，不少老师主动到我们中熟悉学生、融洽师生关系。

北大毕业的老教师毕维晨参加过五四运动，他谈了五四运动的起因和意义，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火烧曹汝霖住宅并痛打章宗祥的亲身经历；家在当地的历史老师讲述了发生在梁山的独山战役和鲁西南战役：独山战役打得漂亮、痛快、干脆！短时间内，日本皇族长田敏江大队600余人全部被歼！同学们听得兴趣盎然，欢欣鼓舞，缓解了刚离家的不悦情绪。

上课前几天的课余时间，班主任老师带我们去逛了梁山星罗棋布的景点黑风口、虎头崖、宋江寨、忠义堂、杏花村……在当时，都是那么古朴、天然、清新！

自此，我爱上了梁山中学！

高原泪 丘陵情

□杨启鲁

这么多东西？”我只觉得有趣儿，全然不晓得自己年轮的密度。

次日，报了到，注了册，住进了宿舍，我便去宿舍楼下面的超市购些日用品。老板四十多岁，很热情，问：“您是来送孩子上学的吧？”我否定并解释，他又有些赞许。

卸去了十七年的工作，感觉像逃离藩篱的小鸟，好自由！辞别了锅碗瓢盆的噪音，感觉像走向终南山的修行者，好轻松！辞职读研，意味着三年将只消费无收入，感谢妻子的理解与支持，机会难得，不得不珍惜！

刚开学，课程不多也不紧，只要空闲下来，我就溜到操场上背英语，因为英语是我的弱项。读书是一种修养，是一种情趣，是一种意境，尤其是在阳光里树荫下的大学操场上踱着方步捧读，是一种意象，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圣洁。

大概开学一周的光景，我一如往常，踱步至操场，认真地读书。这时，不远处走过来四五名小学生，穿着校服，背着书包，在夕阳的光线里丈量回家的路。我的心蓦地一颤，一向坚硬如铁的泪水在眼圈里转了几

下，终于忍不住坠落下来。

那时，儿子正在读小学五年级。从幼儿园到上学，我每次上班，就骑着电动车带他上学，带他放学。冬季我就让他把小手插到我羽绒服的后背里，凉凉的，很幸福。没了我的陪伴，他将会怎么样？尽管大家都说“学生能自理，家长请止步”，可你总会在不远处保护他。千里之外，从学校到家，需要过马路，过十字路口，他一个人在走，而妻很忙，时间又错不开。我望着高原操场上小学生们从容回家的样子，就不由得想象儿子在路上躲避车辆的情形，想象他展开作业本等待妈妈回家的画面，想象妻儿在鲁南小城相依为命的种种，就算泪珠铁铸，也会融化滴落。

有人说：离开了家，就会背上思念的行李。2007年秋季的远行，让我真切地领悟了这话的深刻内涵。我在西域高原，他们娘儿俩在鲁南丘陵，就像一个秤的两个盘儿，自渺小自我总也压不低我这儿。

十年前的那一个秋天开学季，我首先学会了思念，学会了流泪，更学会了珍惜！

我的开学记忆，如今的年轻人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

1950年，梁山县(当时属平原省，1952年平原省撤，归属山东省)，刚建立了一所中学——平原省梁山中学。是年的冬季我考取了该校。接着就开学了。

我的家在梁山西北50多里的黄河岸边，去县城没有公路，没有客运汽车，怎么去上学？开动两只脚。

背着被褥，书包，带着路上吃的煎饼，咸菜……走过一村又一村，走过大路走小路，走的都是土路。

走着走着遇到一条河，河不宽，河边靠着一只小船，船上还有一个船篙。我跳上船就用船篙撑起船来，费了好大劲，撑得船团团转，就是不往前行。正着急时，来了一个扛锄头的小伙，十篙八篙帮我撑过了河。我要给他钱，他说，没有这个规矩。原来，这渡船是为方便农民

如今，高考撤了年龄关卡，考研不再分伯仲。但在十年前，考研限四十周岁，那年我刚好三十九周岁。趁文曲星打盹儿的功夫，我像小偷一样得到了青海民族学院研究生录取通知书。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可那时的我，比宋代的苏老泉还大一圈。抛家舍业远赴边陲全日制读研，是一份追求，也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隐忍。西驰的列车，驮着激情与兴奋，单调的车轮，弹奏着无奈的乐章，一个行李箱，装满了所有的行囊。

邻座的小伙子，高高的，帅帅的，尽管不善谈，但二十多小时的同行不得不让我们互相了解。他，安徽人，也是刚被民院录取的研究生，是行政管理专业。共同的话语打破了寂寞，缩减了行程。列车在长途跋涉的艰辛中驻足喘息，我们在大包袱小行李的陪伴下踏上了青藏高原的土地。他行李包多，拿不过来，我拖着自个儿的行李箱，同时帮他背个大包。出站时的慢腾与狼狈，引发了检票员的议论：“你们爷儿俩，咋带